

从个人史到集体史——论《宠儿》中的内心独白

叶旋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DOI:10.61369/HASS.2025040030

摘 要： 作为后现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托尼·莫里森的《宠儿》通过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深刻揭示了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精神与心灵的戕害。小说以女主人公塞斯的弑婴事件为主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莫里森以三章节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塞斯、丹芙以及亡女宠儿三位女性的心灵世界。塞斯的独白揭示了她作为奴隶制受害者的惨痛个人史，丹芙的独白则反映了奴隶制创伤的代际传递，而宠儿的独白则象征了无数在奴隶贸易中死去的黑人幽灵的集体记忆。最终，三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融合，象征着个人史向集体史的转变。莫里森通过这部小说，呼吁非裔美国人应发声讲述自己的历史与创伤，以铭记不可忘却的过去。

关 键 词： 宠儿；意识流；内心独白；历史；创伤

From Personal History to Collective History - On the Inner Monologue in "Beloved"

Ye X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postmodern novels, Toni Morrison's "Beloved" deeply reveals the harm of slavery to the spirits and souls of African American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stream – of – consciousness technique. The novel takes the heroine Sethe's infanticide as the main lin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ovel, Morrison uses three chapters of inner monologue to show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ree women: Sethe, Denver, and the deceased daughter Beloved. Sethe's monologue reveals her painful personal history as a victim of slavery, Denver's monologue reflec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lavery trauma, and Beloved's monologue symboliz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ountless black ghosts who died in the slave trade. Finally, the voices of the three merge in the narrative, symbo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rsonal history to collective history. Through this novel, Morrison calls on African Americans to speak out about their history and trauma in order to remember the.

Keywords： "Beloved";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ner monologue; history; trauma

作为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里程碑，《宠儿》(Beloved, 1987)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致力于“为深受罪恶的奴隶制精神戕害的黑奴们所写的一部心灵史”^[1]。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塞斯的悲惨经历，揭开弑婴事件的真相成为小说的主线，而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则是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

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最初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92–1910)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 1890)中提出，他认为：“意识并非零碎的片段。譬如，像‘一连串’或‘一系列’等词汇并不如起初表现得那样合适。意识并非片段的联结，而是流动的。用一条‘河’，或者是一股‘流水’的隐喻来描绘它更为自然。因此，我们再提及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思想流、意识流，或是主观生活之流。”^[2]作为一种突破文学创作常规的写作技巧，意识流创作手法包括多重叙事视角、时间蒙太奇、内心独白等，在20世纪后的小说创作中，“在刻画那些有着特殊生活经历，在其激烈的内心活动和病理性的内心经验中顽强生存的人们时，意识流小说尤其显示了其他文学创作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3]。

可以说，莫里森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运用极大揭示了小说中黑奴们备受奴隶制摧残的精神与心灵。黑人们看似逃出了奴隶制，但过去被奴役的记忆却时时刻刻侵袭着他们，塞斯的记忆便常如明灭不定的烛火，在“甜蜜之家”的记忆总是碎片式地萦绕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在小说中，展现心灵自我对话的内心独白是揭开这些创伤与过去真相的重要方式之一。临近小说末尾，莫里森以意识流技法用了四章内容来呈现文中三位女性的内心独白，前三章分别是塞斯、丹芙和宠儿的个人叙述，在第四章中，三人的独白如三重奏般彼此缠绕，最后融为一体。本文主要聚焦前三章内容，揭示内心独白中所浸泡着的奴隶制下的切肤之痛、奴隶制遗留的精神创伤和代际间创伤的传递，当三种声音最终在叙事时空中交汇时，莫里森完成了从黑人个人史到集体史的书写。

一、回顾个人的惨痛史

在三位女性内心独白的篇章开启之前，上一章的末尾写道：“混杂在房子周围声音里的，斯坦普·沛德能够辨认却不能破译的，是124号宅子里女人们的思绪，不能诉诸言语，也没有诉诸言语。”^{[4]238}可以说，莫里森以接下来三章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为何这些思绪“不能诉诸言语，也没有诉诸言语”的原因：这之中蕴含的私人在奴隶制中所经受的惨痛历史已超过逻辑理性的言语所能传达，只是一点人或物的导火索，便可以引发之后无穷尽的碎片式的创伤记忆，唯有通过心灵的自我对话才得以抒发。

首先出现的是塞斯的内心独白。在这一章中，塞斯一改此前沉默的形象，她的心灵其实万分活跃。伍尔夫曾说：“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6]。对塞斯来说，这“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原子便是她对过去的回忆的闸门，当意识的流动全然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塞斯的记忆总是难以抑制地流向她所遭受伤害最深的事件和空间中，在她的思想意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最先出现在塞斯意识中的是弑婴事件，这是作为母亲的塞斯始终无法释怀的痛苦，而她试图予以缓解的方式则是向宠儿反复解释这一行为，渴望她的理解：“我以前没有时间解释，因为那事必须当机立断。当机立断。”^{[4]239}塞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些词汇，试图坚定自己的决心：杀掉宠儿是无奈之举，是出于对她的保护与爱。此后，塞斯的思绪不断闪回从前，可以说，在前文中慢慢揭露的塞斯的经历，正是在这一节内心独白中进行了狂风骤雨般的回顾，将塞斯惨痛的个人史以碎片化的方式集中地呈现出来，在她的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轮番出场：没能给予塞斯应有关怀的生身母亲，曾帮助塞斯生下宠儿的白人姑娘爱弥，由她照料的病重的加纳太太，在生命的倒计时中琢磨颜色的贝比·萨格斯，失踪了的丈夫黑尔等等。在最初，塞斯试图让自己的意识回到现在时：“现在，早上，生火的时候，我要向窗外眺望，看看太阳今天在干什么。它是先撞上压水井的把儿还是龙头？看看草是灰绿的，是棕色的，还是别的什么的。”^{[4]240}然而，颜色的出现立刻打断了塞斯对现在时的感受，她的思绪不由自主滑向生命最后时刻，对颜色有了病态执着的贝比·萨格斯：“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贝比·萨格斯在最后几年里琢磨颜色。”^{[4]240}这一刻之后，塞斯彻底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她的思绪只一味沉溺在过去的事件，反映出她其实从未步出那些时刻。

通过塞斯的内心独白，莫里森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惨痛的个人回忆史。这一章节中，塞斯口语化的叙述相比逻辑理性的语言，更能真实反映她所遭受的经历给她留下的巨大的创伤。在内心独白的开头，塞斯近乎焦虑地宣布：“宠儿，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看哪。她自己心甘情愿地回到我身边了，而我什么都不用解释。”^{[4]239}同样的叙述又在末尾出现了一次：“她回到我身边来了，我的女儿，她是我的。”^{[4]244}塞斯试图用宠儿的回归填补自己的心灵黑洞，但却是徒劳，宠儿的回归反而成为她创伤记忆的导

火索，使她在潜意识里一次又一次滑向过去的深渊。通过内心独白，莫里森以塞斯的视角呈现的不止是一个得而复失的欣喜若狂的母亲，更是一个始终活在奴隶制鞭笞的阴影下的黑人女性。

二、创伤与爱的代际传递

如果说塞斯的内心独白揭示的是一个亲身经历过奴隶制剥削与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惨痛个人史，那么紧接着的丹芙的独白则体现了奴隶制的遗留后果，它仍旧如幽灵般盘踞在黑人社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代际间创伤的心理分析理论可见于20世纪60、70年代由匈牙利心理学家尼古拉·亚伯拉罕和玛利亚·托洛克提出的“代际间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论。它“特指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造成作为创伤的间接而非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6]。上一代人的创伤会形成某种秘密，或是通过亡故的幽灵形式传染给下一代，因此，代际间幽灵是“因为充足的理由而从来没有被意识到的无意识的产物。它以尚待确定的方式从父母的无意识转入孩子的无意识”^[7]。

丹芙出生在母亲塞斯从甜蜜之家逃亡北方自由州的路上，她是未亲身经历过奴隶制的新一代黑人女子。然而，作为年轻一代，她本应具有的生命力却被房子里无处不在的幽灵与上一代人未能释怀的创伤所形成的某种秘密所抹杀。在她的内心独白里，读者能感受到的唯有这位年轻女孩的恐惧与焦虑，幻觉也时时浮现，使她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状态。丹芙在小说中总是沉默寡言，与塞斯刻意压抑自己的沉默不同，她的沉默或许源于十八年来的孤独与仇恨。在内心独白中，丹芙活跃的意识终于能够尽情诉说着这种曾无人分担与理解的孤独，宠儿的出现使她如获新生般欣喜：“我就着妈妈的奶水吞下了她的血。我耳聾痊愈之后最先听到的是她爬楼梯的声音。”^{[4]245}在丹芙看来，她与姐姐是某种同位体，他们共同分担着某种命运，因此即使丹芙承认母亲对她的疼爱，在潜意识里，她对母亲的畏惧似乎仍多于爱：“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逼着妈妈杀死我姐姐的那个正当理由会再次产生。”^{[4]245}丹芙并未能理解这个正当理由究竟是什么，却能够模糊地意识到这来源于一个“可怕的东西”，它随时可能再度侵袭而来。但作为读者，却能在明白弑婴的真相后，明白这个“可怕的东西”即是由奴隶制所带来的残酷的压迫与对人性 and 自由的剥夺。因此，丹芙虽没有真正经历过被奴役的生活，但在贝比·萨格斯和塞斯乃至整个黑人社区由对记忆的压抑所形成的某种秘密创伤里，她无法不受其影响。在这里，莫里森精准捕捉到创伤的渗透性——即便未亲身经历奴役，后代仍会通过家族记忆与社区氛围继承相似的历史阴影。

然而，莫里森通过丹芙的内心独白所想要表达的或许不仅限于代际创伤的传递，更有代际间爱的传递。丹芙自出生开始便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黑尔，但在她的独白中，对父亲的叙述却占了很大的篇幅，可以说，父亲在现实中的缺席并没有就此让父亲的形象消失在她的生命里，这源于贝比·萨格斯，她通过自己的记忆为丹芙构建她父亲的形象，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黑尔也成为两

位不同代的黑人女子共同的精神支柱和疗愈自我的方式。丹芙对父亲形象的描述几乎全部来自奶奶的间接转述，萨格斯感受到的黑尔对她的爱也同样为丹芙所感，在内心独白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带点孩子气的骄傲：“我爸爸是一个天使。他一看你，就能说出你哪儿疼，还能给你治好。”^{[4][249]}这显然是某种过分的夸大，却体现了作为孩子的丹芙所能想象的父亲能给予她的爱。正是通过分享这样的共同记忆，代际间最终达成了爱的传递。

三、走向黑人的集体史

相较于前两章塞斯和丹芙的内心独白，在最后出现的宠儿的内心独白则更为强烈地体现了意识流创作手法：标点只在第一句出现，随后是大篇幅的没有标点的叙述；意识呈现完全的流动模式，专注于通过感官描述外在世界的印象，前后常常出现断裂与重复。莫里森对这一写作手法的运用，首先是基于宠儿本人的身份——一个未能健全长大的孩子，以此来呈现她的意识流动方式。作为孩子的宠儿倾向于尽可能地按照字面意思来描述事物，她像初生儿一般调动自己的全部感官来感知世界，包括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使得意识的流动常常被这些即时的感受所打断，例如，在这一章节中整整重复了十次“好烫”，且前后没有因果，表明作为孩子的宠儿如同新生儿般只懂得用哭泣倾诉自己的感受，而没有言语能力去解释。

其次，宠儿具有分裂的自我：一个在现实世界，是被塞斯扼杀的女婴，渴望与塞斯重逢；另一个的意识则飘荡在地狱般的世界，是罪恶的中间航路的见证者。意识流手法深刻揭露了宠儿的双重身份，也暗示着无辜死去的宠儿正代表着千万个在奴隶贸易中死去的黑人幽灵发出自己的声音。莫里森以宠儿作为一位孩子的视觉描述地狱般的场景：“无时无刻我不在蜷缩着和观看着其

他同样蜷缩着的人 我总在蜷缩 我脸上的那个男人死了”^{4[251]}。这真实再现了运送黑奴的船只上的情形：黑奴们被当作货物般塞进船上每一寸可利用的空间，以最大化贸易的利润，他们被一层一层堆叠在一起，彼此都无法动弹，过小的空间使得改变姿势或坐直身体都是不可能的^[8]。在这里，宠儿所诉说的不再是如塞斯般的惨痛个人史，而是追溯到一个集体最根源的创伤历史，她的内心独白的出现证明了这本小说的写作目的之一：非裔美国人要“将自己想象成我们自己叙事的主体，我们自己经历的见证者和参与者”^[9]，唯有这样，才能让历史中被谋杀的受害者们发声。与此同时，在宠儿的潜意识里，她对塞斯的脸有着病态的执着：“我看见她的脸也就是我的脸。”^{4[254]}这意味着宠儿即另一个塞斯，塞斯即另一个宠儿，他们不仅在血脉上相连，更因为他们的创伤源自相同的历史，当她们的脸最终融合，塞斯的个人史也就被包含在宠儿所叙述的集体史里。

在第四章内心独白中，三人的声音完全交融在一起，难分你我。除了心灵的独白之外，更有彼此间的对话，时而是塞斯与宠儿，时而是丹芙与宠儿，意识在这里显得更为跳跃杂乱，显示出亲人重逢后的欣喜若狂，反复出现的“你是我的”则宣告着三人血脉上永远相连，且彼此分担着同样的创伤历史。

可以说，小说的前三章个人的内心独白构成三重递进：从塞丝亲身经历奴隶制的暴力压迫，到丹芙作为新一代黑人女性被迫承受奴隶制的创伤余波，最终由作为亡灵的宠儿为不能被主流话语湮灭的集体记忆发声。到最后一章，三人的声音融为一体，也宣告着个人史走向了集体史。莫里森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让三位黑人女性的情感肆意抒发流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主体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历史和创伤。在莫里森看来，唯有发声言说所不能言说之事，才能记住所不能忘记的历史，《宠儿》也正是这样一部言说之作。

参考文献

- [1]Morrison, Toni [托尼·莫里森]. 宠儿.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2]Friedman, Melvin [梅尔文·弗里德曼]. 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 申雨平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3]刘世红，何江胜，谢晓苑. 论小说《宠儿》的意识流审美意蕴.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 18(04): 62-65+68.
- [4]Morrison, Toni [托尼·莫里森]. 宠儿. 潘岳，雷格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5]Woolf, 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 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6]黄丽娟，陶家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 [J]. 外国文学研究，2011, 33(02): 100-105.
- [7]Abraham, Nicolas&Maria Torok.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8]Childs, Dennis. “‘You Ain’ t Seen Nothin’ Yet’: ‘Beloved,’ the American Chain Gang, and the Middle Passage Remix”. American Quarterly, 2009, 61(2): 271-297.
- [9]Anita, Durkin. “Object Written, Written Object: Slavery, Scarring, and Complications of Authorship in ‘Beloved’ ”.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007, 41(03): 541-556.